

情人

劉文玉歌劇選

● 安徽文藝出版社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刘文玉，当代诗人、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1930年生于吉林省辽源市一个偏僻的农村。1948年底于四平辽北学院文艺系毕业。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作过文工团的创作员，县文联秘书，辽西省文联的《辽西文艺》编辑，辽宁省文联的《辽宁文艺》编辑，作家协会辽宁分会的《文学青年》诗歌组长等工作。作过专业创作，曾长期生活在农村，兼任过公社党委副书记。

出版的著作有：诗集《柳笛集》、《乡土的赞歌》、《送你一支歌》、《绿色的情丝》，长篇叙事诗《矿山烽火》等。大型歌剧《地下怒火》、《强者之歌》（合作）、《情人》（合作，获辽宁省政府创作奖），歌曲《满载友谊去远航》、《迎宾曲》（获辽宁省政府奖、《音乐生活》奖），短篇小说《她还是嫂子》、《杏花镇上三阵春雨》，中篇小说《“援外主任”和第八个新娘》（获沈阳市政府奖）。

现任沈阳市文联主席，《芒种》文学月刊社、《诗潮》编辑部主编，作协辽宁分会理事，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委员。

目 录

情人(七场歌剧).....	1
闪光的珍珠(八场歌剧)	48
谁的青春最美(六场歌剧)	110
朝阳红(六场歌剧)	167
迷人的珍珠(电视剧)	248
地下怒火(七场歌剧)	275
后记	331



人 情

人 物 表

- 多吉桑 男，二十多岁，四处漂流的娃子。
娜梅琴措 女，二十多岁，神秘的马帮成员。
郎扎 男，四十多岁，神秘的马帮首领。
卓玛 女，四十岁，郎扎的远房妹妹，娜梅琴措的姨妈。
扎西贡 男，五十多岁，贵族，土司。
梦巴 男，三十多岁，马帮小头目。
却路丹珠 男，四十多岁，解放军某部政委，进藏工作队队长，多吉桑之父。
曹进 男，二十多岁，解放军某部参谋，进藏工作队队员，汉族。

喇嘛甲、乙；马帮小喽罗若干；解放军工作队队员若干。

故事发生在1950年冬天，康巴地区。

第 一 场

时 间：一个寒冷的黄昏。

地点：雪山下一座金壁辉煌的喇嘛寺前。

〔刚刚解冻的河畔，一片低矮、枯萎的树丛，发红的瘠薄土地上布满乱石砂砾。天上是夕阳映照的灰暗云朵。〔幕启时，从喇嘛寺传来低沉的经鼓乐声。一群衣衫褴褛的拜佛人，疲惫不堪、无限虔诚地叩着等身头，他们用自己的身体丈量着去寺庙的全部路程（低沉、悲凉的伴唱）。

到那圣地朝拜去哟，
捧出我们赤诚的心肝。
快给佛爷叩头哇，
祈求来世不受地狱的熬煎。
啊唷！啊唷！……

（远处传来多吉桑的歌声）

莽莽的草地无边的天，
哪里是我安身的家园？
冰冻的山哟雪流的川，
哪里有我遮寒的衣衫？
绿绿的青稞清凉的泉，
哪里有我充饥的茶饭？

〔多吉桑袒胸露怀，跌跌撞撞地上。他赤着双脚，蓬头垢面。脖子上戴个与他高大身躯很不相称的小巧玲珑的项圈。他饥渴难忍，在地上胡乱拣起什么塞进嘴里，咀嚼一会儿，无奈地吐了出来。他发现了刚刚解冻的河水，扑上去，拼命地喝起来。

〔突然，一阵悦耳的铜锣响声，几个小喇嘛肩扛风经幡，引两个大喇嘛上。人们惊慌跪倒吐舌，多吉桑也虔诚地跪拜。

喇 嘛 （闭目悠扬地）南无阿弥陀佛，“噶嘛呢叭咪吽”普渡众生，告诫诚心的弟子：共产党汉人已经闯进我藏家

佛门，草原上大灾大难，魔鬼降临。你们都是佛爷有罪的弟子，要洗心恭耳，不理凡尘，诚心侍主，勿中奸邪。愿你们死后升入西天佛国。“唵嘛呢叭咪吽。”

拜佛人 (惊恐地)呀！呀！呀！

〔众喇嘛下。拜佛人继续向前叩去。突然，急剧的枪声、马蹄声传来，众嚎叫着四下逃散。多吉桑藏于树丛。大土司扎西贡率领一群管家、打手冲上，驱打拜佛人。两个大汉扛着一个缚着双手、披头散发的姑娘上，她发出暴怒的呼喊。〕

娜梅琴措 放开我！放开我！扎西贡，你这个秃尾巴狼，早晚有一天我要扒了你的皮！

扎西贡 嘿嘿……(走上去刮了一下娜梅琴措的脸蛋)我可爱的娜梅琴措小姐，请你多包涵喽！不如此这般也请不到你呀！

〔后面又是一阵马蹄声和枪声。〕

打手 扎西贡老爷，郎扎他们追来了。

娜梅琴措 (呼救)郎扎，快来！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扎西贡 塞住她的嘴，装进牛皮口袋！快走！

〔众打手拥上。多吉桑猛冲出来，打散打手，挑开娜梅琴措的绳子，终因寡不敌众，双双被抓住。〕

〔枪响。有人被击毙。扎西贡一伙顶不住，狼狈逃下。郎扎，带马帮数人冲上。〕

郎扎 好险！外甥女，我们差点来迟了。梦巴，快给小姐拿件袍子来。

〔娜梅琴措“哼”了一声，不理。〕

梦巴 (捧过袍子，谄媚地)娜梅琴措小姐，您受惊了。

〔娜梅琴措没有接，扬手给梦巴一个耳光。〕

娜梅琴措 滚！

〔卓玛端来一碗茶，娜梅琴措一饮而尽，放下碗，她发现救她的那个娃子正奇怪地打量着她。

娜梅琴措 (唱)他的胆子比山上的老虎还大，
老虎也不敢动佛爷喇嘛。
是哪片草地飞来的鹰，
我倒要仔细瞧瞧他。

多吉桑 (唱)眼前的姑娘啊，
长的比格桑花还要漂亮，
这些人为什么争她抢她，
我救下的是羊羔还是野马？

梦 巴 瞧，郎扎老爷，就是他救的小姐。
(取笑地)嘻嘻，还戴个小娘们的项圈呢！

〔众哗然大笑。多吉桑激怒，脸胀得通红。

多吉桑 闭嘴！叫驴们！这是我阿妈的东西，我看你们谁再敢胡说！

郎 扎 你，叫什么名字？

多吉桑 多吉桑。

郎 扎 多吉桑？

〔卓玛象被雷击中一样，惊恐地向后退去。突然，她目光盯住多吉桑的项圈，爆发出一阵狂笑，扑向多吉桑，拽住项圈。

卓 玛 (颠狂地)哈……你是谁？谁是你？魔鬼！魔鬼！……

(伴唱)这个青铜项圈刀刻的花，

碾成碎末我也认得它！

二十年旧梦又重现，

难道却路丹珠的儿子竟是他！

他为什么到这里，

可是为了来把仇人杀？

佛爷啊，是你指引他找到这里来的吗？

郎 扎 (疑惑地拖过卓玛)疯子,你认识他?

卓 玛 啊……不,魔鬼!魔鬼!

郎 扎 (气恼地)真他妈的!梦巴,把疯婆子带一边去!

(唱)你是哪片草地上跑来的马,

哪一个帐篷是你的家?

多 吉 桑 (唱)我的帐篷有蓝天大,

整个草地是我的家。

郎 扎 (唱)草地上的狼群都分窝,

你的阿爸阿妈叫什么?

多 吉 桑 (唱)冰凌的雪山是我阿爸,

滔滔的金川江是我阿妈。

众 喽 罗 (唱)少爹缺妈是骡子,

石头窝里蹦出了他。

〔多吉桑气极,欲扭打,被郎扎止住。

郎 扎 (唱)一条好汉钢骨架,

东奔西闯要上哪?

多 吉 桑 (唱)东西南北我都去,

哪里饿不死我上哪!

郎 扎 嗯,瞧你倒是条好汉。梦巴,赏他块大洋。

〔多吉桑不屑地将银元扔向一旁,转身走去。

郎 扎 回来!这么说,你是匹没有圈栏的野马?

多 吉 桑 是,怎么样?

郎 扎 会打枪吗?

多 吉 桑 凑合。

郎 扎 看见那棵树上的老鹁窝没有,打下来我看看。

〔多吉桑接过枪随便瞄了瞄,又扔回给郎扎。

郎 扎 怎么,猎手没拉开弓就叫狼吓麻爪了?

多 吉 桑 一些小猫小狗,值不得猎人动手。

梦 巴 这小子,是个牛皮匠,装得倒满象!哈……

〔众讥讽地大笑。郎扎得意，满不在乎地抬手一枪，打下老鸱窝。众欢呼，嘲笑多吉桑。多吉桑受不住了，从卓玛手中抢下银碗。

多吉桑 哪个有胆量的，顶上它站过去！

〔众惊愕，鸦雀无声。猛听一声冷笑，娜梅琴措走上。她狠狠瞪了多吉桑一眼，抢下碗，从容地站过去。多吉桑愣住了。

（伴唱）心儿在跳，

眼儿发花，

端起了钢枪又放下。

不是猎人胆子小，

怕的是惊落这乍开的山桃花。

〔多吉桑迟疑举枪，卓玛跳上去，挡住娜梅琴措。

卓玛 魔鬼！魔鬼！魔鬼要杀她！

郎扎 把她请到后边去！

〔多吉桑不慌不忙向天上打了第一枪，然后，又一枪把碗打下，众欢呼。

郎扎 哈哈！好小子，真有两手！……咦，为什么朝天打一声空枪啊？

多吉桑 从我睁开眼睛那天起，阿爸就是这样打枪的。

郎扎 出奇的骏马闯进我的马群，是佛爷赐给的吉祥。怎么样？多吉桑，留在我这吧！

〔众喽罗：“留下吧！”“留在我们这里吧！”“跟我们干吧！”

梦巴 多吉桑，郎扎老爷能看上你，那是你的福分。留下吧，朋友？

多吉桑 你们是干什么的？

郎扎 （狡狴地）……呃，马帮，商人，挣大钱的。

多吉桑 我能做什么？

梦 巴 你，牵马，喂牲口，还有……哎，多着呢！

娜梅琴措 （推开众人）这些粗活用不着你干。跟我们走吧，多吉桑，我保证你不会再挨饿了。

郎 扎 怎么样？干不干痛快点！

〔娜梅琴措递过一只烤得冒油的羊腿。〕

多 吉 桑 （旁白）二十年啦，我走遍了草原，到今天还没找到那个可恶的仇人。佛爷啊，快告诉我，他在哪里呀？……啊，命里注定，我还得活下去！（下了决心）好，我干了！

〔多吉桑抢过羊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众人大笑。〕

——幕 落

第 二 场

时 间：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地 点：马帮宿营地。

〔山坡上一片丛林。这里可以俯瞰着大路。〕

〔幕启时，马帮们在篝火旁狂呼乱舞，醉得东倒西歪。娜梅琴措与众喽罗跳踢踏舞。她频频向在一旁闷坐的多吉桑挑逗。郎扎握着酒瓶子，东摇西晃地扭动着身驱。〕

娜梅琴措 （唱）年轻的小伙子你可知道，
姑娘们喜欢烈马性子暴，
谁要想找到可心的情人，
别把自己装成小羊羔。

年轻的小伙子你要记牢，
要骑烈马得用杆子套，
谁要想得到可心的情人，

就得把姑娘的心抓到。

〔卓玛上，众喽罗下，多吉桑下。〕

卓 玛 娜梅琴措，怎么还不睡觉？

娜梅琴措 我在这和他们喝酒、跳舞。

卓 玛 别骗我，小鸟要唱什么岩石都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
姨妈心里明白！

娜梅琴措 明白又怎样？

卓 玛 孩子，看在姨妈把你养大成人的分上，听我的话，别
爱多吉桑！

娜梅琴措 （哀求地）姨妈！

（唱）路旁的野草也能逢春，

为什么我不能找到个可心的情人？

姨妈呀，姨妈，

我知道你不疯，

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可是你并不知道我这颗痛苦的心，

马帮中哪有一双干净的手，

人世间哪里容我去安身，

我不嫌他穷，我不怕他野，

我愿意和他共命运。

他使我感到生活甜蜜，

他使我觉得应该生存。

我的生活少不了他，

我不能没有这颗火热的心。

〔娜梅琴措倒在卓玛怀里哭泣。〕

卓 玛 我的苦命孩子，你，你为什么偏偏爱上他呀！娜梅琴
措，回去睡吧！

〔卓玛下，娜梅琴措回帐篷里。〕

〔多吉桑上，他拨着要熄灭的篝火，照着身子，吹起枕

伤的竹笛。“雁群啊……”的旋律。

〔舞台另一侧，娜梅琴措在佛像前燃起香，跪拜祈祷。

娜梅琴措：我的阿爸呀，你的在天之灵，保佑我早一天找到那个杀了我们全家的仇人吧！

（娜梅琴措、多吉桑二重唱：）

篝火燃尽了，
复仇的火焰却烧旺了我的心，
我长大成人了，
却不能为我亲人报仇雪恨，
问苍天，问大地，
我的仇人何处寻？

娜梅琴措：

多吉桑：

阿爸呀，
阿妈呀，
哪怕翻过座座冰山，
哪怕跨过重重火海，
也要找到那万恶的仇人，
用他的鲜血，
为你祭亡魂。

（合唱：）

可怜的孩子啊，
哪里会知道、哪里会知道，

卓玛：（唱）你们正是一对冤家仇人！冤家仇人！

〔多吉桑沉重地放下笛子，蜷缩成一团，倒头睡在地上。

〔娜梅琴措从帐篷里悄悄出来，她换身淡色纱衣、披散开黑黑的长发，手里搭一条毛毯。

娜梅琴措（唱）我的心象河边的草一样，

被风吹打得孤苦凄凉，
我的心又象那失群的小鸟，
总要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
他多么威武雄壮，
有山一样宽阔的臂膀，
他多么诚实憨厚，
有菩萨一样善良的心肠。
黑黑的面孔透露出仇恨，
闪闪的眼睛有几分凶光，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的希望能不能放在他的身上？
啊……

不管这是哪个圈栏的野马，
他已经打开了姑娘我爱情的心窗。

〔娜梅琴措悄悄替多吉桑盖好毛毯，深情地端详起他的面孔，多吉桑惊醒，欠起身来吃惊地望着娜梅琴措。

多吉桑 (唱)在这茫茫的世界上，
从来没有人给我亲 and 爱，
象那冰冻的山坡，
一年四季花不开，
好心的姑娘送给我温暖，
好象一缕阳光透进我心怀。

多吉桑 小姐，你盖错了吧？

娜梅琴措 (摇头笑笑)还冷吗？

多吉桑 (不知所措地)……哦，不。

娜梅琴措 那，就算没盖错吧。

〔娜梅琴措捺倒多吉桑，重新替他盖好，转身欲下，被早已暗地跟踪的郎扎抓住胳膊。

郎扎 (嫉妒地)哈哈，年轻的小母马总喜欢膘满腰肥的千里

驹呀！娜梅琴措，我得提醒你，不要忘了你那高贵的身分。

娜梅琴措 郎扎，你想干什么？！

郎 扎 （狎昵地）……唔，小声点，我的百灵鸟，陪我喝酒去。

娜梅琴措 不去，郎扎！

郎 扎 （换了一副面孔）放肆！骏马都认识自己的主人，难道我不是你的舅舅？

娜梅琴措 不是！

郎 扎 是什么？

娜梅琴措 是郎扎！郎扎！郎扎！

郎 扎 混蛋！不许你象吆喝牲口一样吆喝我的名字。这么多年，我收养了你这个没有窝的羔羊，我替你争财，替你夺地，替你报杀父之仇，就是雄鹰也累酸了翅膀。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

娜梅琴措 （狂笑）哈……替我报仇？我的仇人跑哪去了？二十多年了，你连个影子都没替我找到，你不是为我，而是为你自己怎么从扎西贡那里抢来财产和土地！

郎 扎 （羞恼）啊！慈善的佛爷流泪啦，罪孽！罪孽！（抽鞭子冲上）

娜梅琴措 你敢动我一下？

郎 扎 怎么样？

娜梅琴措 （猛转过身，逼视郎扎）怎么样？我立刻就飞走，到扎西贡那里，他会象欢迎吉祥鸟一样的欢迎我！

郎 扎 住口！小鹰要飞，我就折断你的翅膀！

〔娜梅琴措一阵冷笑，郎扎更加恼怒。卓玛从暗处跑上前，跪在两人中间。〕

卓 玛 啊……佛爷保佑她吧！她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佛爷保佑她吧……

〔娜梅琴措趁势跑下。郎扎踢倒卓玛，揪住她的头

发。

郎 扎 住嘴！（从袍里抽出一柄刀）你这个不死的疯子，我知道，你并没有忘记这把腰刀的秘密。可是，我要你的记忆象草地上的秋霜一样，太阳一出化掉了；你的心象死去的羔羊一样，叫恶狼掏走了，以前的事你敢跟她瞎说半句，可别怪我顾不得咱们兄妹的情面。滚！
〔卓玛逃下。梦巴气喘吁吁地上。

梦 巴 郎扎老爷，扎西贡的“乌拉队”进山口了。

郎 扎 怎么，肥不肥？

梦 巴 油水大去了！一溜三百头牦牛的货，全是从印度运来的。这回，是扎西贡的大管家押着队。

郎 扎 好，干了！去叫人，从两边摸上去，别撒了口袋嘴！
〔梦巴下。郎扎喊来多吉桑。

郎 扎 多吉桑，用你的时候到了。瞧见了么？朝前边骑马的那个头上打！

多 吉 桑 什么，杀人？

郎 扎 对！有钱儿呀！

多 吉 桑 我不打，他跟我没怨没仇。

郎 扎 混蛋！（抽刀）你不会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再敢说一个不字，我先宰了你！给我打！

〔众喽罗持刀逼上。多吉桑无奈，拉开枪栓。

多 吉 桑 就一颗子弹？

郎 扎 怎么，学你的阿爸，朝天打第一枪？

多 吉 桑 对。这是规矩。

〔郎扎递给多吉桑一颗子弹。两枪响过，打中目标。众马帮嚎叫着扑上去。多吉桑明白了这群“商人”的生意，心情万分矛盾。

多 吉 桑 （唱）迷途又遇下夜雾，
这是走上了什么路？

二十年跑遍大草地，
亲人的话儿记肺腑：
不是朋友不敬酒，
不是仇人莫动武。
自己的冤仇还未报，
怎又当上别人的亡命徒！
快快离开豺狼窝，
还是走我自己的路。

〔多吉桑正欲逃跑，一群马帮背抱着抢来的细软之物奔上，狂歌乱舞。〕

（众唱）

白花花的大银洋滴溜溜的圆，
软乎乎的绸和缎叫人真眼馋，
你分这件袍，我分这笔钱，
腰包满了，找个女人也不难。

〔郎扎扔给多吉桑一件贵重的藏袍。〕

郎扎 多吉桑，你小子够朋友，这个归你了。

梦巴 （捧一捧银元倒入多吉桑怀里）这是你的一份。

郎扎 弟兄们，都有钱了，赌一锅去！

〔众下。多吉桑愤愤地倒掉银元，扔掉藏袍，还原来打扮，他正要跑，被娜梅琴措截住。〕

娜梅琴措 好大的胆子，要跑？

多吉桑 好汉不做老鼠事，明明白白地来，明明白白地走！

娜梅琴措 你想到哪去？

多吉桑 不知道。我要去找仇人，给我阿妈报仇！

娜梅琴措 想的倒不错，可你走不了！现在，只要你一抬腿，立刻就会送命！

多吉桑 （仇恨地）你想吓唬我？哼！

〔多吉桑转身就走。娜梅琴措掏出枪来。〕